

长福文化编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一次集体的倾诉，一个时代的呼唤。

谭仲池 谭谈 彭见明 熊育群 王跃文等著名作家
告诉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不是你所拥有的物
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山东画报出版社 —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 湖南长福文化编.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2

(百姓文丛)

ISBN 978-7-5474-0604-5

I. ①寄… II. ①湖…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7546号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责任编辑= 董明庆

总 监 制= 许炳云

总 策 划= 谭纯武

责任校对= 吴贝

封面手书= 刘鸿伏

策划机构= 湖南长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可塑空间{ARTVi.com+肖仲恺}

内页设计= 多米诺设计·咨询 吴颖辉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bs.com.cn>

印 刷= 长沙世纪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4-0604-5

定 价= 28.00元 (共十册, 总定价2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追念逝者的文字，我认为最好的莫过于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和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当然也还有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追忆亡妻的文字以及现代朱自清的《背影》。这些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颜真卿是一位忠烈大臣，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但他的“祭侄文稿”，也绝不逊色于唐宋八大家任何一位。每读此文，必沉痛落泪，这是一篇赚了千年泪水的不朽之作。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那种人亡物在的沉痛震撼心灵。她将祖母、母亲、妻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生前的点滴凝成血泪文字，让人读来痛彻肺肠。而他的《寒花葬志》仅百余字，写的是一个叫寒花的丫环，她只活了二十岁。从十岁陪嫁到归家，十年间有无数场景可借追怀，但归有光只截取了初见寒花时“垂双鬟，曳绿布裙”，某天削菱盈瓯，主家翁归后取食，她却持瓯转身而去以及饭后眼珠子“冉冉动”三个小画面，让人唏嘘不已。楚楚可怜，生动凄美，追怀逝者的文字，以真情动人，但剪裁却颇费心力，文章的优劣往往也取决于此。逝去的亲人、朋友，给你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影像和片段，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这里面有友情、有亲情、有爱情，有温暖、有温馨、有温柔，也有伤痛、遗憾、感恩与追悔。生命短暂，逝者已矣，情何以堪。天下文字最能打动人的，就

是这类悼亡忆往的文字，无论何时、何地、何人，能够共鸣的，正在“有情”二字。

这部《寄往天堂的一封信》，是当代第一本追念逝者的书。书的作者既有名家，也有草根写手。名家之作如谭仲池先生《我的父亲母亲》、谭谈先生《能不忆父亲》、王跃文先生《爷爷奶奶》、熊育群先生《生命打开的窗》、彭见明先生《我的崇拜》、廖静仁先生《心祭》以及熊梦云女士《哭江堤》，以上诸名家的文章都算得当代一等文字。仲池先生在怀念父母的字里行间，把痛切深藏，呈现的却是温暖与平和，这是对人生对人类情感的升华；谭谈先生用极精短的文字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极有个性的可爱可敬的父亲形象，不愧为大家手笔；熊育群先生写亡母将生与死，虚与实，内心世界与俗世交错融为一体，文字充满张力，让人有无穷的追怀与思考。而在普通作者中，我要向读者郑重推荐一篇叫《娘啊，我的疯娘》的作品。这是一篇网上点击率极高的文章。我在一次网络阅读中看到它，首先是题目吸引了我，古今中外散文，写疯娘的这是头一篇。应该说精神病患者是现实生活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他）们是几乎被这个世界（包括亲人）遗弃的人。题材的独特性成为它赢得眼球的一个要素。在读完全文之后，我被深深吸引和震撼，作者用朴实而真切文字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许多细节和场景令人难以忘怀。一个疯女人在贫穷严酷的生活状态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她唯一永远清醒着的坚韧的母爱，在作者笔下刻划得沉痛而鲜活。这不仅仅是一篇追念文字，也是一篇包含着伤痛、愧疚、感恩与人性透视的文字。因其所写人物的独特、写作视觉的独特反思、折射社会内涵的深广以及对于最底层特殊人群的终极关怀，更是这篇文章影响广泛的主要原因。作者不是名家，但此文却

让他一夜成名。可见，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人们的内心世界依然为真情真爱留着应有的空间，为苦难与不幸寄予深切悲悯，这是很让人欣慰的。

这部书的主旨虽然是怀人的，但编者的初衷却不只在此。

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眼前的这个世界有点疯狂、有点浮躁、有点荒诞、有点不合常理，还有点喧嚣有点令人不安甚至让人窒息。红尘滚滚，物欲横流，一个滚烫的世界，一个让人觉得陌生的世界。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活在现实和被虚拟了的世界里，无论生活带给我们心里快乐还是痛苦，困惑还是失落，世界不会因为你我的感受而改变，生活则永远是一条浪花飞溅的大河，依然充满诱惑。

有人说，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在崩溃，人性已经遗失，冷漠、自私、不知廉耻，诚信与道德缺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当然不会认同，但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良知，呼唤真善美，呼唤正义与真情，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编者出版此书的出发点。我们寻找失落在尘埃里的真情，也追怀如花飘逝的美好生命，怀着一份爱恋来感恩这个世界，怀着一份真挚来友爱身边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怀着一份温暖来化解严寒，怀着一份感恩来对待生活。相信星星永远闪耀，相信花朵永远绽放，相信山泉永远清澈，相信世界永远被阳光照耀着……是的，要相信，无论何时何地，用你的眼睛和灵魂，去发现和追寻一切美好的事物，即使有心累的时候，你也不要停下来！当你面对已逝的和将要消逝的，你的凝望与怀想便成为露水里的蓓蕾，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动人的美丽。

（刘鸿伏，著名作家、收藏家、古文化学者）



目

录

序

我的父亲母亲	001
能不忆父亲	008
我的崇拜	012
爷爷奶奶	020
生命打开的窗	027
我的父亲许自立	035
远去的故人	042
她竟走在文学小道上	052
2006, 4月2日这一天	057
永恒的丰碑	064
哭江堤	072
心祭	079
淮河水冷	087
母亲, 最美的风景	090
外孙女眼中的姥爷	094
那个远去的人, 那些远去的事	098
天堂山上有没有野果	107
爹爹	110
娘啊, 我的疯娘	117

他在去天堂的路上	125
珠峰祭我手足情	128
祖母的柚子树	131
给我的外公邓克巩	141
祖母	146
外婆的小脚	156
聚散情依依	162
故乡故人	170
送别母亲	176
偶然的二十五年	180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187
钢琴	191
婆婆，您还好吗？	194
天堂的爸爸，我想您	199
我的外婆永远在桐荫里	204
我的爸爸	209
2008年，8月5日	213
写给天堂的母亲	220
外祖母，我永远的痛	226
可怜天下父母心	233
父亲，您是我眼前的幸福	236
阴阳两隔，生死相依	242
一个背影在记忆里的重量	245
后记	262

我的父亲母亲

谭仲池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生命的火焰和我人生征途最真诚、平等、亲和的老师。

与母亲握住的苍凉人生、无怨无悔的追寻、终无所得的归去比较，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和脆弱。”

父亲

父亲一生质朴、真诚、勤劳、好学、平凡而乐于助人。纪念他老人家最好的形式，就是不忘父亲和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群众工作，做到尽心尽职，淡泊人生，严于律己，乐于奉献。

——题记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平常在一起生活、交谈，父子之间轻松、随意，也就有一种平淡的感觉。父亲走了，时间越长，越感到他的不寻常甚至伟大。父亲是1997年4月1日下午走的，他走得匆忙，那年他八十一岁。

那年的3月31日，我从娄底回省政府报到，又回到离去两年的省城工作。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高兴是叹惜，真有些说不清楚。说高兴，从此又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有妻子照料，还能与儿子有相聚交谈的机会，享受天伦之乐。说叹惜，已与娄底的父老

乡亲结下了剪不断的相知情谊，对娄底地区的社情民意更加了解熟悉，许多工作的开展已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自己又得到了新的磨炼和提高。人是重感情的，比起这些，高兴的心情中浮沉着更多的眷恋和难舍。

次日的中午，正和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接到来自浏阳的电话，二弟在电话中告诉我，父亲摔了一跤，正处在昏迷中，要我速回。

意外的不幸消息，顿时使我们全家陷入不安和焦躁之中，车子匆匆上路，呼啸着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浏阳。下午的天空渐渐变得阴沉起来，好像要下雨。路两边重叠的苍山也压到了胸脯上，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这时浓重的雨云已在头顶上翻卷，春天的田野绿色也模糊了，变成一片铁青。

我含泪站在父亲的病床前，医生们用沉重的语言告诉我，父亲患的是脑溢血，抢救的可能性很小。我的心很苦很痛，我拿着父亲的手看着他平静而慈祥的容颜，心里更加难受。我知道，他的心脏在跳动，可他已不能和我们交流语言，我和妻子、弟妹们站在父亲身边，多想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最微弱的声音，可是父亲的嘴唇抿得很紧，他就这样沉默着走了，再没有回望我们一眼。

对于哭，对于眼泪，甚至是大声的呼唤，我知道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对自己恩重如海，教导自己走向人生道路的父亲，我是无法用眼泪、哭泣、语言表达心中的万一的。我现在只能抑制住自己极度的悲伤，来主持商量料理父亲的后事。

父亲在生前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农民，他珍惜自己走过的历程，他不希望在他人生的终点变成另外的人物。我尊重父亲，决定用最简单、但又最真诚的方式来悼念他。我拟写了致村民亲属的告示，感谢乡邻对父亲的关爱，丧事从简。我们就在村干部的主持下

开了一个追悼会，而且悼词非常的简短。其中有这样一句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他不期望儿女有多大报答，而只希望他的儿女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做人。常思进取，不忘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我知道，作为父亲的儿女我们对父母既尽孝不全，也对祖国效忠不够。站在父亲的灵前，更多的是惭愧、内疚和自责。

父亲是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农民，但他勤学好问，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都读了，而且还能背诵。平常他喜欢写毛笔字和对联，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有时乡里的演戏班子缺少拉琴人时，他就顶替上台。一天劳作归来，吃过晚饭，常有三两乡邻来到父亲的屋前，听他讲《三国》、《水浒》和《西厢记》，父亲最感兴趣的是唐诗和《聊斋》。我读小学时，他就强迫我背唐诗、《幼学》、《增广贤文》，还告诉我写对联。十里山冲周围的农户，哪家有了红白喜事和庆贺什么节日，召开某种庆祝会议，都少不了要请他去书写贺词、对联，他把做这样的文墨之事，当作一种乐趣，一种寄托，不取任何报酬。他从不为个人的利益和荣辱与乡邻吵闹和生气。相反，他不知道调解了多少家庭纠纷和劝教了多少农村的不守规矩的青少年。乡里老少男女都尊重他，有事向他请教。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种田的体力不很强，技术也不是很精，但他终年劳作，风雨不惧，自食其力。就是在人民公社做集体工时，也不偷工减料，表里如一。因社教和文化革命的政治原因，他几次被批斗，却从不怨天尤人，反倒安慰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当时，我真不理解父亲为何如此坦荡，如此想得开。是的，父亲真正伤心时也是有的，那就是我从部队复员回乡种田的日子，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整天一个人坐在屋前抽着旱烟，烟雾总是布满整屋子，最

后谁也看不清谁。从那以后，父亲的支气管炎就更加厉害，有时半夜还要起来坐在床边咳嗽。

母亲心疼父亲，劝他不要抽烟。父亲说：“我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到，要我戒烟等于要我的命。”听了父亲的回答，母亲不再劝他。我也就从那以后，每次回家都要给父亲带回一些香烟，我劝他少抽旱烟，他自己种的旱烟太厉害，太损伤身体。

父亲继续抽烟，仍然在和乡间的几个有文化的老人谈论古诗中的箫声、明月、柳色、古道、残阳、西风；他曾对我谈李清照的词，如何缠绵婉约，动人心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他曾对我讲辛弃疾的词，如何豪放，壮怀激烈，大气磅礴：“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我当时也不明白，一个农民读这些诗词哪来的兴趣，而且理解这样深，哪来的诗魂。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他的生活和生命的乐章，尽管不显山露水，但这些却滋养了他漫长的人生，使他走向生命的彼岸时，自然是那样从容和坦然。我不会忘记他顶着寒风上山挑炭、砍柴，为我们生火燃起温暖的时光，踏着冰冷的春水播种，为夏日孕育丰收的稻香；更不会忘记，他帮助乡邻解困，在过苦日子的年月，自己有一天粮，还省半日粮送给别人。即使曾经在大会上发言批判过他的人，遇到困难时，他依然出面相帮，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生命的火焰和我人生征途最真诚、平等、亲和的老师。

深深的思念！

母亲

清明节又到了，我要回故乡去看望母亲。

母亲就居住在我家老屋后山那一片绿茸茸的山峦里。母亲去那个世界已经四年了，她屋子四周的杉树、松树、楠竹、山茶花、红杜鹃、苇草、青石板和挂在高高的桂花树枝丫上的鸟巢、在空中自由飞翔的蝴蝶、唱着悦耳歌声的青鸟都是她熟悉和经常亲近的大自然的生灵。凝望这一切在山风吹拂下摇晃、滚动、飞舞的花光山色、鸟语雁影，仿佛看见母亲就从绿色深处向我们走来。而眼前这一切蓬勃的生命律动，我知道既是她新的生活的依托，更是她生命和感情的绵长延伸。

我知道母亲的心是苦涩的，她一定会百倍地想念她的儿女和孙子们。只因晚年的岁月里，沉重的疾病一直在无休止地折磨煎熬着她，在医院守在母亲身边，我每每拉着她枯瘦的手，心里充满了酸楚。我也明白，母亲的病是极度的劳累，思虑过重，为了扶持家庭和养育我们六个儿女所致。我们纵然是千方百计地想给她治好病，让她能安度晚年，那也是难报万一的。

其实，后山本来就属于母亲。在我的弟妹们都年幼时，父亲常在乡上、大队上做事，一年到头家里的脏活累活全都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个儿很矮小，可她每天都要从后山采摘回满担的野菜做猪饲料。后山蜘蛛网似的纵横小路上洒满了她的汗水、眼泪，留下了她颠簸的脚印。

山边的菜园子也是属于母亲的。那一块足足有两亩的菜地依山边而铺展开来，母亲用锄头精心地修剪成一厢厢方格和长条形的碎土层，然后播种、施肥、挑水浇灌种下品种繁多的瓜菜。母亲心灵手巧，能把这些蔬菜经过加工制作成能留着过冬的盐菜、酸菜、剁辣椒、干豆角和干豆腐。我是长子，放学回来，总想帮助母亲做点事，便扛着锄头去松土。谁知道把锄头举起来，挖土

不到一时半点钟，就感到腰酸体累，气喘吁吁。我真无法想象，像母亲这样的小个子女人怎么能年长日久地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劳动负荷？

还有土砖垒的猪栏屋、木头围的羊圈、楠竹织的鸡笼，也都是属于母亲的。至于老屋后山边那口长着青苔的古井和要步行半里路才能到达的小河边的麻石码头，那更是连结着母亲的深情和足迹的爱之纽带。母亲一桶一桶地把清泉水从古井里提起来，又一担一担地挑满水缸。冬天里，飘着雪花，刮着冷风，踏着碎冰，母亲也仍然到小河边来洗刷衣服和洗干净猪草、蔬菜。她的手经常冻得发肿发紫。

家里的那盏老式煤油灯，尽管它的光亮是那样的微弱，可是每天等我们兄妹做完作业，奔跑了一天的母亲又坐到了煤油灯前，给我们缝补已破烂的衣裳，有时候是纳鞋底或用土布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衣裳。在我们几乎都入了梦乡后，母亲还要结一阵鞭炮。母亲出生的地方是中国花炮的祖师爷李田文先师的故乡，小时候她就跟我外婆学会了一手结鞭炮的绝活。为给家里挣一些日常的零花钱，母亲究竟是什么时候睡的，我无法知道。

父亲比母亲大上十岁，一次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天天抽烟，晚上咳嗽，搅得我无法入睡。”为此，我婉言劝父亲戒烟，父亲也曾下狠心做过努力，可终于没有能坚持下来，直到离开人世。母亲从来没有责难怨恨父亲，父亲爱看书，写一点毛笔字，母亲总是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给父亲泡好茶。

父亲是先母亲而走的。在悼念父亲的日子里，我怕母亲受不了，就尽量抽时间陪母亲说话。没有想到，母亲倒安慰我要注意身体。母亲越是故意提起精神，我越感到内心的抱歉和不安。

我现在也五十多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自省自叹，有时竟也不能理智地对待遇到的某种艰难和失意，抱怨多于坦然，苦闷多于豁达。与母亲握住的苍凉人生、无怨无悔的追寻、终无所得的归去比较，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和脆弱。

早晨起床，看到明亮的曙光照耀着窗口的玉兰花，我感到心里充满了光明的寄托，我也似乎看见母亲在遥远的绿色山峦正向我慈祥地笑。此刻我的心中涌动感情的波涛，它促使我提起笔记下儿子对她的深深的思念。

能不忆父亲

谭谈

“ 父亲走了。一个生命终结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连他自己居住的几间瓦屋，都是他的祖辈、父辈留下来的。然而，他磊磊落落地做人。他用晶亮的品格，为我们民族传统美德之大河，补进了一滴小小的水。这滴小小的水，何尝不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财富。 ”

不觉间，父亲远行九年多了。

父亲，人类生命链条上的一个钢栓；父亲，世间亲情辞海里的一个叹号！

记得那一天，父亲躺在那张古朴的木床上，吃力地伸出一只干瘦的手，像是在向我招手，又像是在向我挥手，更像是挣扎着要紧紧抓住这个他生活了八十六年的人间，不想离去……

这只手臂，化成人生的一个叹号，沉甸甸地凝固在我心灵的深处。

2001年3月，一向身体硬朗的父亲，忽然中风瘫痪。我们把他从这个医院送到那个医院。最后，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又把他送回到花山岭下。花山岭，是涟源乡下一座长满茅草的石山。八十六年前，他的父母，在这里把他接来人间。如今，他以老父亲、老祖父、老太公的身份，在这里告别儿孙，离开人间，化作花山岭下的一把泥土。

我常对别人说，人生是一部书。这部书，是厚重，还是轻薄？

父亲是一个凡人，平凡得连人世间最小职别的小组长都没有当过。然而，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他担任过什么职务，而在于他做的是什么样的人。

朝朝代代，一代一代的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人也总结了他们做人的经验：助人为乐，成人之美；诚以待人，严以律己；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光明磊落……这一切前人生的人生美德，酿造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养育一代一代炎黄子孙，自然也养育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磊落的人。在“官”人面前，不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在强人面前，不缩头缩脑，骨头很硬；在弱人面前，不仗势欺人，富于爱心。我到省城工作以后，他每次到这里来，不外乎是两件事：一是带人来看病；二是帮人来告状。他只念过四年书，由于他的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文笔也流畅，作一些应用文，如“状纸”之类，得心应手，是乡间有名的“秀才”。谁家有了冤情，有了委屈，都找他。他从不推辞，总是热情相助。他为我们那一方乡亲们的冤情，找过我的老领导、时任省检察长马纯一，找过副省长王向天，找过一个一个的县委书记、地委领导。乡亲中的一些冤情，硬是在一次一次奔波中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得以洗清。一个一个欺弱的“强人”，得以惩治。记不起哪一年，我们乡里的一位教师挨了乡党委书记的打。教师，是乡间的文化人，他自己一次一次向上级领导写信，告状这位乡党委书记，都没有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这时，父亲站出来打抱不平了。一年教师节前，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去一封信。很快，耀邦同志